

网络群体极化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影响研究

张心怡, 裴正圆, 袁彦鹏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 本文探讨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对社区治理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已成为人们交流的主要平台，然而同质化信息和“信息茧房”效应导致的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中愈发明显。网络群体极化通过强化个人观点，增大群体间对立，逐渐引发情绪波动，对社区居民的沟通、信任和凝聚力造成不利影响。为应对这种挑战，社区治理需以人为核心，通过建立情绪检测模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积极情绪形成等措施，加强居民的参与和归属感，促进社区内的和谐互动。

关键词： 群体极化；社区治理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Zhang Xinyi, Pei Zhengyuan, Yuan Yanpeng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has become the main platform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but the homogen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lead to the phenomenon of group polarization in the network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 strengthens individual views, increases inter-group opposition, and gradually causes emotional fluctuations, which adversely affects the communication, trust and cohes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challenge, community governance needs to be people-oriented, strengthe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romot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by establishing emotion detection model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ing positive emotion form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Keywords： group polariza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人类社会交流和互动的新舞台。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1] 网络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沟通方式，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认知结构和社会行为，但由于其网络信息环境同质化和群体同质化，往往容易造成网络群体极化。

现阶段对于网络群体极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其基本概念的辨析、形成机制的探索、现象特征的描述、负面影响的应对等方面，同时有学者研究网络群体极化现实特征对意识形态的影响^[2]。李普曼认为，人的现实行为是对大众传媒提示的“拟态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拟态环境”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和行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同样也会影响网民的现实行为^[3]。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但如何使社区居民更好地参与社区“共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互联网高度覆盖社区居民的情况下，居民之间的疏离感逐渐加强，政府等社区管理者通过开发微信、微博、小程序和公众号等新媒体给社区居民提出意见、参与社会管理以及监督的平台，但在现实层面，许多社区居民并不愿意积极参与“共治”。本文认为这个难题的根本原因是当下社区治理大多侧重于治理机制，而缺乏基于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对现实个体影响下的社区居民本身的关注。在社区治理中，我们只有将“人”置于核心位置，提高个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才能提高居民对于共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网络群体极化、数字人格与社区治理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413022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心怡（2003-），女，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本科生，温州；

裴正圆（2003-），女，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商学院本科生，嘉兴；

袁彦鹏（1986-），男，管理学博士，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讲师，宁波。

一、网络群体极化

（一）网络群体极化的基本含义

网络群体极化（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源于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极化”概念，并在互联网普及后愈加受到关注。在网络环境下，群体的极化现象尤为显著，因社交网络的结构特性及意见领袖类型的差异，群体意见的极化程度也有所不同。研究表明，当个人用户担任意见领袖时，群体情绪态度的差异对极化程度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当官方组织用户担任意见领袖时，这种情绪差异对极化程度有正面影响。同时，群体讨论数量的增加能显著降低极化水平。此外，智能媒体时代的信息茧房效应也加剧了群体极化行为，信息同质化、选择性接触、情绪共鸣和社会比较频率均是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为社交媒体平台的良性构建提供了参考。

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偏见、社交网络的“回声室效应”^[4]和用户的心理倾向使得人们更倾向与持相同观点的人互动，从而忽视和排斥不同意见。这导致网络群体中，持相似观点的个体强化彼此观点，而不同观点者逐渐疏离，群体极化日益加深。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指出，网络环境中的极化程度通常是日常社交的两倍^[5]。网络群体极化不仅反映了群体观点的分裂与集中，也是网络环境特性和个体行为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影响了公共舆论、社会治理和信息传播。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网络群体极化指的是在网络社区中，持有相似观点的人倾向于在交流中加强这种观点，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则趋于远离对方，最终导致整个群体的观点越来越极端。

（二）网络群体极化的作用逻辑

研究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作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网络社交和信息传播的动态，还能评估其对社会稳定性的潜在威胁。网络群体极化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剧，从而影响民主制度和公共舆论的健康发展，增加政治决策中的分歧和困难。通过研究其影响，政策制定者能够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缓解极化现象，并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与理解。同时，了解群体极化现象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理性思考和信息鉴别能力，防止盲目从众，促进多元化和理性的社会讨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社区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助于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网络极化对人的作用逻辑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 存在责任分散现象。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民在个体身份模糊的状态下迷失本身，沉浸于一种“法不责众”的群体心理。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常常参与到大规模的讨论和辩论中，他们可以匿名发表观点，并且往往只关注与自己意见相符的信息和观点。这种现象导致责任的分散，个体往往不愿意承担自己对网络极化所起作用的责任。

2. 趋向技术理性。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导致人们的许多观点趋向技术理性，人们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和情感互动，这可能导致他们趋向于在网络上表达观点时更依赖技术理性而不是情感和人际

沟通。这可能导致网络观点更加冷漠和理性化，而不太关注情感和人情。

3. 孕育信息茧房。网络极化会导致网民只能看到“几个面”甚至“一个面”，造成“信息茧房”。“信息茧房”导致网民对事物形成片面的认知，得到更多作证自己原有观点的信息，更有甚者可以搅混水，引导网民趋于统一观点。越来越多的网民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网络的互动成了一种“回音壁”式的互动。这使网民对于事件的认知趋于两个非此即彼的极端，“回音壁”式的互动更容易激起网民强烈反应，以致于容易产生极端情绪，发生过激行为。

网络极化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群体的倾向性。互联网用户接收到的信息经过过滤与筛选，只会进一步巩固其原有观点和偏好，而相反的意见与多样化的视角难以进入其视野，缺乏观念碰撞和多元思考。此外，网络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使群体的非理性和易激特点更为突出，导致发言者态度更为激进，措辞更激烈。有些论坛上，争夺话语权甚至发展成不分是非对错的极端对立。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互联网用户逐渐变得狭隘、固执，极端化趋势显著。

网络群体极化对人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个体倾向于与主流观点一致的群体互动，形成“态度极化”现象。在虚拟环境中，极端观点和对立情绪被放大，使个体逐渐形成极端态度。这些情绪往往延伸到现实生活，导致社会事务看法更加极化，增添对立感和不信任感，尤其在社区公共事务或治理决策上易引发强烈反应。群体极化提高了协商成本，削弱社区凝聚力和和谐。为此，社区治理需建立情绪疏导和沟通平台，积极引导，化解极化情绪，促进社区内部意见平衡与情绪稳定。

二、社区治理

（一）社区与社区居民的基本属性

要深入探讨网络群体极化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从基础概念入手，明确“社区”的定义和属性，进而分析社区居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社区”这一概念是1887年由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引入的，他以“共同体”与“社会”两个概念为核心^[6]，认为基于地缘和血缘的首属群体组成的社区更具有共同体属性。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城市社区呈现出二重性特征。城市社区既是城市的治理单元，也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单元。然而，在动态匹配过程中，二者表现出张力：治理单元的强化与社会单元的弱化、治理单元的标准化与社会单元的异质化、治理单元的区域化与社会单元的非区域化、治理单元的公共性欠缺与社会单元成员的脱域等等。^[7]在探讨了社区之后，应进一步深入分析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其现实情绪对社区治理具有较大影响。居民的社区情绪是其一定时期内的共享性心理体验，这种情绪源于居民的共性互依的生活需要，通过交往互动和一系列心理过程生成，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8]

在网络群体极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中，这种情绪带来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只有将“居民”作为核心，关注其情绪属性带来的影响，提升他们在社区管理中的重要性，才能有效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

（二）社区治理对策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到社区，社区治理的参与和评价主体是社区中的“人”，提高个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才能提高居民对于共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由于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导致居民在社区中的对立情绪加剧和情绪波动放大。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社区居民更容易在网络空间中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群体，产生“信息茧房”效应。这种现象使得相同观点的人之间不断强化自己的看法，导致情绪的极端化，进一步加剧了群体间的情绪对立。这种极化情绪一旦转化为现实社区中的互动，往往会影响居民之间的沟通，使原本可以协商的问题变得难以调和，加剧了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

另外，网络群体极化还会加速情绪的传播，尤其是消极情绪的扩散。由于社交平台的广泛性和即时性，极化情绪不仅局限于少数人之间，而是迅速扩展到整个社区，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当社区中某一事件被负面情绪主导的群体广泛讨论时，其他居民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可能在接收到信息后受到影响，从而产生更广泛的共鸣和焦虑。这种情绪的蔓延会进一步弱化社区的凝聚力，使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下降，造成社区情绪的持续不稳定。因此，本文结合由网络群体极化带来的现实情绪，提出社区治理对策：

1. 构建网络群体极化对现实情绪的影响模型，完善的情

影响检测体系。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可以精准捕捉社区居民网络发言情绪的变化趋势，及时发现居民的情绪波动、社区矛盾点，从而在情绪出现激化前做出预警；另一方面，利用情绪影响检测指标可以有效识别消极情绪的来源，以便采取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措施。社区还可以引导中立或消极情绪的居民参与讨论，让居民之间更好地理解 and 沟通，以缓解消极情绪并推动中立居民向积极倾向转化，从而实现社区内的和谐互动^[9]。

2. 优化社区资源配置与成本管理，增强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积极性。社区治理不仅在情绪上关注居民需求，还需在经济和资源配置方面进行改进，激发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为此，有关部门可以拓宽社区的融资渠道，结合社会资本引入，通过建立有偿使用机制，减少居民的经济负担。同时，在社区改造过程中，应积极调研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以合理化的改造方案降低协商成本，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此外，在社区改造的不同阶段，针对参与建设的积极居民应设立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例如积分制管理或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以鼓励更多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形成更广泛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3. 培育积极社区情绪，建立多方协同的社会支持体系。社区情绪氛围的营造不仅依赖居民的主动参与，还需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协作，通过多方力量的联合，推动积极情绪的形成和传播^[10]。例如，在“五社联动”框架下，依托社区中的基层党组织、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力量，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能够满足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可以通过开展公益活动、促进居民互动，加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使其在社区中感受到温暖和支持。社区也需提供平台鼓励居民表达正向情绪，这不仅有助于营造积极的社区氛围，还能带动居民间互信、互助的情感，使社区成为安心、舒适的生活空间。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2] 王雄，刘康.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网络群体极化的正负效应及其治理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04):153-160.
- [3] 张爱军，梁赛. 网络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和规避措施[J]. 学术界, 2019,(04):75-83.
- [4] 杨军，林琳. 我国网络群体极化研究述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3(11):157-161.
- [5] 美 桑斯坦 凯斯，美 Sunstein Cass.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6]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张巍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7] 张品.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模式与本土借鉴[J]. 东岳论丛, 2023, 44(09):186-190.
- [8] 井世洁，杨宜音，吴莹. 社区情绪：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03):61-69.
- [9] 魏波，张睿，王成礼. 智慧社区共同体价值旨归：超越工具理性省思[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12):122-128.
- [10] 孙璐. 氛围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对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的观察[J]. 江淮论坛, 2023,(06):86-93.